

齐东昏侯纪元

(公元500年) 齐永元二年 北魏景明元年 柔然太安九年

春正月辛丑朔，日有蚀之。

初，齐帝萧宝卷在东宫便好弄，不喜书学，高宗亦不以为非，但勖以家人之行。令太子求一日再入朝，发诏不许，使三日一朝。尝夜捕鼠达旦，以为笑乐。高宗临崩，属以后事，以隆昌为戒，曰：“作事不可在人后！”故委任群小，诛诸宰臣，无不如意。帝性重涩少言，不与朝士接，唯亲信阉人及左右御刀应敕等，自江祐、始安王遥光诛后，渐便骑马。日夜于后堂戏马，与亲近阉人倡伎鼓叫。常以五更就卧，至晡乃起。王侯节朔朝见，晡后方前，或际暗遣出。台阁案奏，月数十日乃报，或不知所在。二年元会，食后方出，朝贺裁竟，便还殿西序寝。自巳至申，百僚陪位，皆僵仆菜色。比起就会，匆遽而罢。

齐辅国、骁骑将军徐世檠亦知帝昏纵，密谓其党茹法珍、梅虫儿曰：“何世天子无要人，但阿依货主恶耳。”法珍等争权，以白帝。帝稍恶其凶强，遣禁兵杀之，世檠拒战而死。自是法珍、虫儿用事，并为外监，口称诏敕；中书舍人王暄之与相唇齿，专掌文翰。其余二十余人，皆有势力。

北魏豫州大饥，征虏将军、豫州刺史薛真度表曰：“去岁不收，饥馑十五；今又灾雪三尺，民人萎馁，无以济之。臣辄日别出州仓米五十斛为粥，救其甚者。”魏帝元恪诏曰：“真度所表，甚有忧济百姓之意，宜在拯恤。陈郡储粟虽复不多，亦可分贍。尚书量赈以闻。”

壬寅，魏帝谒长陵。

乙巳，北魏大赦，改年“景明”。

北魏治书侍御史李焕迁司空从事中郎，

齐辅国将军、南兖州刺史裴叔业进号冠军将军。建康传叔业反者不已，其子裴芬之愈惧，复奔还寿春。叔业沉疑未决，遣信诣北魏豫州刺史薛真度，具访入魏可否之宜。真度答书，盛陈魏廷风化惟新之美，知卿非无款心，自不能早决舍南耳。但恐临迫而来，便不获多赏。叔业迟迟数反，真度亦遣使与相报复。时齐帝遣胡景略代安丰、新蔡二郡太守、建安戍主席法友。法友遂留寿春，叔业乃与法友、司马李元护、军主王世弼、陈郡太守天水冀人尹挺谋，遣芬之及兄女夫韦伯听奉表于北魏汝阴镇将傅永，以寿春降北魏。永具表闻。魏帝诏护军长史郑长猷兼给事黄门侍郎，

持节宣慰。

王世弼，京兆霸城人也。刘裕灭姚泓，其祖父从裕南迁。世弼身長七尺八寸，魁岸有壮气。善草隶书，好爱坟典。仕齐明帝萧鸾，以军勋至游击将军，为军主，助戍寿春。

席法友，安定人也。祖父南奔。法友仕齐明帝，以膂力自效军勋，稍迁至安丰、新蔡二郡太守，建安戍主。

韦伯昕，京兆杜陵人，裴叔业长兄子裴彦先之妹婿也。学尚有壮气。自以才智优于裴植，常轻之，植疾之如仇。

丁未，魏帝诏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定州刺史、彭城王元勰都督南征诸军事，余官如故；尚书令王肃使持节、都督江西诸军事、车骑将军，率步骑十万迎接寿春。诏扬武将军、汝阴镇将、汝阴太守傅永为统军，中坚将军、统军奚康生各领羽林一千人，给龙厩马两匹，先赴寿春。

魏帝又诏曰：“叔业明敏秀发，英款早悟，驰表送诚，忠高振古，宜加褒授，以彰先觉。可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豫雍兖徐司五州诸军事、征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封兰陵郡开国公，食邑三千户。”又赐叔业玺书曰：“前后使返有敕，想卿具一二。宝卷昏狂，日月滋甚，虐遍宰辅，暴加戚属，淫刑既逞，朝无子遗。国有瓦解之形，家无自安之计。卿兼兹智勇，深惧祸萌，翻然高举，去彼危乱。朕兴居在念，深嘉乃勋。前即敕豫州缘边诸镇兵马，行往赴援。杨大眼、奚康生铁骑五千，星言即路；彭城王勰、尚书令肃精卒十万，络绎继发。将以长驱淮海，电击衡巫。卿其并心戮力，同斯大举。殊勋茂绩，职尔之由，崇名厚秩，非卿孰赏？并有敕与州佐吏及彼土人士，其有微功片效，必加褒异。”

彭城王元勰征寿春，征西录事参军崔秉从行，招致壮侠，以为部卒。勰目之，谓左右曰：“吾当寄胆气于此人。”

齐辅国将军、益州刺史刘季连报称，新城人帛养逐遂宁太守谯希渊。

壬子，齐辅国将军张冲为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、南兖州刺史，持节如故。

庚午，齐帝诏讨豫州刺史裴叔业。

北魏征北大将军、冀州刺史穆亮迁定州刺史。散骑常侍、征北将军、相州刺史、高阳王元雍迁使持节、都督冀相瀛三州诸军事、征北大将军、开府、冀州刺史，常侍如故。雍在二州，微有声称。

二月癸未，齐黄门郎萧寅为司州刺史。

丙戌，齐卫尉萧懿为持节、征虏将军、督豫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领历阳、南谯二郡太守，征寿春。

己丑，魏兵未渡淮，裴叔业病卒，年六十三。僚佐同谋者多推司马李元护监州，一二日谋不决定，唯建安戍主席法友、管记河东南解人柳玄达、谯郡太守武都人杨令宝等数人虑元护非其乡曲，恐有异志，共举叔业兄子长水校尉裴植监州事。秘叔业丧问，教命处分皆出于植。植以寿春降北魏。时外内阻贰，司马李元护督率上下，以俟援军。魏帝诏遣司空从事中郎李焕为军司，与统军奚康生、杨大眼等率众援寿春。骠骑大将军、彭城王元勰，车骑将军、尚书令王肃率步骑十万赴之。

裴植开门纳魏军，北魏军司李焕及统军奚康生、杨大眼等既入其城，命集城内旧老，宣诏抚赉。城库管籥悉付康生。魏帝诏以裴植为征虏将军、兖州刺史、崇义县开国侯，食邑千户。李元护为辅国将军、齐州刺史、广饶县开国伯，食邑一千户，便道述职。席法友为冠军将军、豫州刺史、苞信县开国伯，食邑千户。军主王世弼除冠军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拟戍钟离，封慎县开国伯，食邑七百户。赠裴叔业开府仪同三司，余如故。谥“忠武公”，给东园温明秘器、朝服一袭、钱三十万、绢一千匹、布五百匹、蜡三百斤。叔业子裴茜之，字文聪。仕齐为随郡王左常侍，先卒。子裴谭绍封。

裴植弟裴颺为辅国将军、南司州刺史，拟戍义阳，封义安县开国伯，邑千户。诏命未至，为贼所杀。赠冠军将军，进爵县侯，余如故。魏帝以颺勋效未立而卒，其子裴炯不得袭封。炯，字休光，小字黄头。颺弟裴瑜，字文琬。初拜通直散骑常侍，封下密县开国子，食邑三百户。瑜弟裴粲，字文亮。赐爵舒县子。沉重善风仪，颇以骄豪为失。历正平、恒农二郡太守。粲弟裴衍，字文舒。学识优于诸兄，才行亦过之。事亲以孝闻，兼有将略。仕齐至阴平太守。

齐前陈郡太守尹挺除北魏辅国将军、南司州刺史，拟戍义阳，亦封宋县开国伯，食邑八百户。转冠军将军、东郡太守。未拜而卒。赐布帛一百匹，赠本将军、泾州刺史。子尹循，历太原太守。循弟尹彖，饶安令、辽西太守。兄弟皆有政事才。

齐前豫州管记柳玄达除北魏辅国将军、司徒谘议参军，封南顿县开国子，邑二百户。

齐前谯郡太守杨令宝除辅国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拟戍淮阴，封宁陵县开国子，食邑五百户。在淮南征战，累著劳捷。征拜冠军将军，试守京兆内史。卒，追封邵陵县开国子，邑二百户，赐帛二百匹，赠征虏将军、华州刺史。

裴叔业兄女夫韦伯昕封云陵县开国男，食邑二百户，拜南阳太守。数岁，坐事免。久之，拜员外散骑常侍，加中垒将军。

叔业爪牙心膂所寄者：裴智渊，左中郎将，封浚仪县；王昊，左军将军，封南汝阴县；赵革，右中郎将，封西宋县。并开国男，食邑各二百户。李道真，右军将军，封睢阳县开国子，食邑五百户；胡文盛，右军将军，封刚阳县；魏承祖，右军将军，封平春县。并开国子，食邑各三百户。承祖自景明以后，常为统军，南北征伐，累有战功。历太原太守，至光禄大夫、安南将军。

魏承祖，广陵寒人也。依随叔业，为趋走左右。壮健，善事人，叔业待之甚厚。及出为州，以为防阁。善抚士卒，兼有将用。

梁祐，叔业之从姑子也。好学，便弓马。随叔业征伐，身被五十余创。拜右军将军，赐爵山桑子。出为北地太守，清身率下，甚有治称。历骁骑将军、太中大夫、右将军。从容风雅，好为诗咏，常与朝廷名贤泛舟洛水，以诗酒自娱。迁光禄大夫，加平北将军。端然养志，不历权门。出为平西将军、京兆内史，当世叹其抑屈。卒官，赠本将军、泾州刺史。

初，齐抚军参军裴邃还寿春，值刺史裴叔业以寿春降魏，豫州豪族皆被驱掠，邃遂随众北徙。魏帝雅重之，以为司徒属，中书郎，魏郡太守。

北魏征虏将军、豫州刺史薛真度迁华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未几，转荆州刺史，仍本将军。入为大司农卿。真度庶长子薛怀吉，好勇有膂力，虽不善书学，亦解达世事。自奉朝请，历直后寝，领太官令。

齐辅国将军桓和顿军梁城，冠军将军、骠骑司马陈伯之溯淮而上，据硖石，以逼寿春。寿春民心骇动，颇有异谋。北魏统军奚康生乃防御内外，而音信不通。

癸巳，北魏幽州暴风，杀一百六十一人。

戊戌，北魏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、彭城王元勰为司徒，余如故。诏曰：“五教治枢，古难其选，自非亲贤兼切，莫应斯举。王以明德懋亲，任属保傅，出居蕃陕，入御袞章，内外克谐，民神攸属。今董率戎麾，威号宜重，可复授司徒，以光望实。”又诏勰以本官领扬州刺史。昌黎伯宇文福起拜平远将军、南征统军。龙骧将军、司徒左长史李彦出行扬州事，寻征拜河南尹。军司李焕行扬州事，赐爵容城伯。护军长史郑长猷为扬州谘议参军，带安丰太守。

三月癸卯，齐司州刺史申希祖卒，辅国将军辅、新除南兖州刺史张冲为督司州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司州刺史。

齐侍中、平南、护军将军崔慧景改授平西将军，假节、侍中、护军如故，率军水路征寿春。军顿白下，将发，齐帝长围屏除出琅邪城送之。帝戎服坐城楼上，召慧景单骑进围内，无一人自随者。裁交数言，拜辞而去。帝既诛戮将相，旧臣皆尽，慧景自以年宿位重，转不自安；及得专征，甚喜。子崔觉为直阁将军，慧景密与期。

乙巳，北魏恒岳祠灾。

丁未，齐新除冠军将军、司州刺史张冲未拜，转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、南兖州刺史，持节、将军如故。

崔慧景军至广陵，直阁将军崔觉出奔赴之。慧景遣使奉江夏王萧宝玄为主。宝玄斩其使，因是发将吏防城。帝遣马军主戚平、外监黄林夫助镇京口。慧景过广陵数十里，召会诸军主曰：“吾荷三帝厚恩，当顾托之重。幼主昏狂，朝廷坏乱，危而不扶，责在今日。欲与诸君共建大功，以安宗社，何如？”众皆响应。于是回军还广陵，司马崔恭祖守广陵城，开门纳之。

壬子，齐帝闻变，以征虏将军右卫将军左兴盛假节，督京邑水陆众军。慧景停二日，便收众济江集京口。初，车骑将军、南徐兖二州刺史、江夏王萧宝玄娶故尚书令徐孝嗣女为妃，孝嗣被诛离绝，帝送少姬二人与之，宝玄恨望，密有异计。遂杀司马孔矜、典签吕承绪及平、林夫，开门纳慧景，合二镇兵力。宝玄使长史沈佚之、谘议柳愷分部军众，乘八扛舆，手执绛麾幡，随慧景至京师，住东城，百姓多往投集。

齐台遣骁骑将军张佛护、直阁将军徐元称、屯骑校尉姚景珍、西中郎参军徐景智、游荡军主董伯珍、骑官桓灵福等据竹里为数城。江夏王萧宝玄遣信谓佛护曰：“身自还朝，君何意苦相断遏？”佛护答曰：“小人荷国重恩，使于此创立小戍。殿下还朝，但自直过，岂敢干断。”遂射慧景军，因合战。慧景子崔觉及崔恭祖领前锋，皆佗楚善战；又轻行不爨食。以数舫缘江载酒肉为军粮。每见台军城中烟火起，辄尽力攻击，台军不复得食，以此饥困。元称等议欲降，佛护不许。十二日，恭祖等复攻之，城陷，佛护单马走，追得斩首，徐元称降，余军主皆死。慧景至临沂，令李玉之发桥断路，慧景收杀之。

时政由群小，中领军王莹守职而不能有所是非。莹从弟吏部尚书、中护军王亮既当朝，于莹素虽不善，时欲引与同事。迁尚书左仆射，未拜。

乙卯，齐台遣尚书左仆射王莹假节，都督众军，据湖头筑垒，上带蒋山西岩，实甲数万。永阳太守张欣泰还都，入城内，领军守备。

齐秘书监江淹兼卫尉，固辞不获免，遂亲职。谓人曰：“此非吾任，路人所知，正

取吾空名耳。且天时人事，寻当翻覆。孔子曰：‘有文事者必有武备。’临事图之，何忧之有？”顷之，又副王莹。

壬戌，崔慧景至查硎，竹塘人万副儿善射猎，能捕虎，投慧景曰：“今平路皆为台军所断，不可议进。唯宜从蒋山龙尾上，出其不意耳。”慧景从之，分遣千余人鱼贯缘山，自西岩夜下，鼓叫临城中。台军惊恐，即时奔散。尚书左仆射王莹赴水，乘榜入乐游，因得还台城。帝又遣右卫将军左兴盛率台内三万人拒慧景于北篱门，望风退走。

甲子，崔慧景引军入乐游苑，恭祖率轻骑十余匹突进北掖门，乃复出，宫门皆闭。慧景引众围之。于是东府、石头、白下、新亭诸城皆溃。左兴盛走，不得入宫，逃淮渚荻舫中，慧景擒杀之。宫中遣兵出荡，不克。慧景烧兰台府署为战场，守卫尉萧畅屯南掖门处分城内，随方应击，众心以此稍安。

崔慧景称宣德皇太后王宝明令，废帝为吴王。时显达起事，齐帝诏高、武诸孙王侯复入宫，住西省，巴陵王萧昭胄惩往时之惧，与弟永新侯萧昭颖逃奔江西，变形为道人。出投慧景，慧景意更向之，故犹豫未知所立。竹里之捷，崔觉与崔恭祖争勋，慧景不能决。恭祖劝慧景射火箭烧北掖楼，慧景以大事垂定，后若更造，费用功力，不从其计。性好谈义，兼解佛理，顿法轮寺，对客高谈。恭祖深怀怨望。

齐帝密诏征征虏将军、豫州刺史萧懿自寿春救援。懿时方食，投箸而起，率军主胡松、李居士等锐卒三千人援城。懿弟雍州刺史萧衍驰遣虞安福下都说懿曰：“诛贼之后，则有不赏之功，当明君贤主，尚或难立；况于乱朝，何以自免。若贼灭之后，仍勒兵入宫，行伊、霍故事，此万世一时。若不欲尔，便放表还历阳，托以外拒为事，则威振内外，谁敢不从。一朝放兵，受其厚爵，高而无人，必生后悔。”长史徐曜甫亦苦劝，并不从。

齐巴西人雍道晞率群众万余反，去郡数里，道晞称镇西将军，号建义。巴西太守鲁休烈与涪令李膺婴城自守，辅国将军、益州刺史刘季连遣中兵参军李奉伯率众五千救之。奉伯至，与郡兵破擒道晞，斩之涪市。奉伯因独进巴西之东乡讨余贼。李膺止之曰：“卒惰将骄，乘胜履险，非良策也。不如小缓，更思后计。”奉伯不纳，悉众入山，大败而出，遂奔还州。

夏四月癸酉，齐豫州刺史萧懿率军自采石济岸，顿越城，举火，台城中鼓叫称庆。崔恭祖先劝崔慧景遣二千人断西岸军，令不得渡，慧景以城旦夕降，外救自然应散。至是恭祖请击义师，又不许。乃遣崔觉将精手数千人渡南岸。义师昧旦进战，数合，士皆致死，觉大败，赴淮死者二千余人，觉单马退，开桁阻淮。其夜，崔恭祖与骁将刘灵运诣城降，慧景众情离坏，乃将腹心数人潜去，欲北渡江，城北诸军不知，犹为拒战。城内出荡，杀数百人。义军渡北岸，慧景余众皆奔。慧景围城凡十

二日，军旅散在京师，不为营垒。及走，众于道稍散，单马至蟹浦，为渔父所斩，以头内鳅鱼篮，担送至京师，时年六十三。

齐巴陵王萧昭胄兄弟首出投台军主胡松，各以王侯还第。崔恭祖系尚方，少时杀之。崔觉亡命为道人，见执伏法。临刑与妹书曰：“舍逆旅，归其家，以为大乐；况得从先君游太清乎！古人有力扛周鼎，而有立锥之叹，以此言死，亦复何伤！平生素心，士大夫皆知之矣。既不得附骥尾，安得施名于后世？慕古竹帛之事，今皆亡矣。”慧景妻女亦颇知佛义。崔觉弟崔偃，为始安内史，藏窜得免。

齐台收得朝野投萧宝玄及崔慧景军名，齐帝令烧之，曰：“江夏尚尔，岂复可罪余人。”宝玄逃奔数日乃出。帝召入后堂，以步鄣裹之，令群小数十人鸣鼓角驰绕其外，遣人谓宝玄曰：“汝近围我亦如此。”

崔慧景举兵围京城，衣冠悉投名刺，秘书监江淹称疾不往。及事平，世服其先见。

齐帝诏曲赦京邑、南徐兖二州。追赠张佛护为司州刺史，左兴盛豫州刺史，并征虜将军，徐景智、桓灵福屯骑校尉，董伯珍员外郎，李玉之给事中，其余有差。

乙亥，齐征虜将军、豫州刺史萧懿授侍中、尚书右仆射，未拜。仍迁尚书令、都督征讨水陆诸军事，持节、将军如故，增邑二千五百户。懿从弟骠骑行参军萧景以懿勋，除步兵校尉。景第二弟萧昌字子建，为晋安王左常侍。吏部尚书王志以例加右军将军，封临汝侯，固让不受，改领右卫将军。永阳太守张欣泰除辅国将军、庐陵王安东司马。制局监茹法珍封余干县男，梅虫儿封竟陵县男。尚书左仆射王莹还居领军府。

丙子，齐帝封第十皇弟萧宝嵩为晋熙王，冠军将军、丹阳尹。仍迁持节、都督南徐兖二州军事、南徐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鄱阳王萧宝夤征为抚军将军，领石头戍事。

齐五兵尚书、行扬州事陆慧晓领右军将军，出监南徐州。司徒右长史萧琛出为晋熙王长史、行南徐州事。还兼少府卿、尚书左丞。

齐御史中丞、领前军将军、南、北兖二州大中正范岫出为辅国将军、冠军晋熙王长史，行南徐州事。

范岫，字懋宾，济阳考城人也。太祖范宣，晋征士。父范羲，宋兖州别驾。岫早孤，事母以孝闻，与吴兴沈约俱为蔡兴宗所礼。泰始中，起家奉朝请。兴宗为安西将军，引为主簿。累迁临海、长城二县令，骠骑参军，尚书删定郎，护军司马，齐司徒竟陵王子良记室参军。累迁太子家令。文惠太子萧长懋之在东宫，沈约之徒以文才见引，岫亦预焉。岫文虽不逮约，而名行为时辈所与，博涉多通，尤悉魏晋以来

吉凶故事。约常称曰：“范公好事该博，胡广无以加。”南乡范云谓人曰：“诸君进止威仪，当问范长头。”以岫多识前代旧事也。迁国子博士。永明中，魏使至，有诏妙选朝士有词辩者，接使于界首，以岫兼淮阴长史迎焉。还迁尚书左丞，母忧去官，寻起摄职。出为宁朔将军、南蛮长史、南义阳太守，未赴职，迁右军谘议参军，郡如故。除抚军司马。出为建威将军、安成内史。入为给事黄门侍郎，迁御史中丞、领前军将军、南、北兖二州大中正。

萧慧景既死，齐帝便自得志，无所忌惮，日日出游。爱幸茹法珍、梅虫儿等及左右应敕、捉御刀之徒并专国命，民间谓之“刀敕”。帝每常轻骑戎服，往此诸家，与之宴饮，此等每有吉凶，帝辄往吊庆，不欲令人见之，驱斥百姓，惟置空宅而已。所往之处，既无定所，官司常虑得罪，东行驱西面人，南出驱北面人，旦或应出，夜便驱遣，吏司奔驰，叫呼盈路，老少震惊，啼号塞路，处处禁断，不知所适。疾患困笃者悉舆去之，其有无人舆者，匍匐道侧，主司又加捶打，绝命者相继。还宫之时，常至半夜，左右辄入富室取物荡尽。前魏兴太守王敬宾新死未敛，家人被驱，不得守视，及家人还，鼠食敬宾两眼都尽，如此者非一。

齐帝呼所幸潘贵妃父潘宝庆及茹法珍为阿丈，梅虫儿及俞灵韵为阿兄。帝与法珍等俱诣宝庆家，躬身汲水，助豆人作膳。宝庆恃势作奸，富人悉诬以罪，田宅货财，莫不启乞。一家被陷，祸及亲邻。又虑后患，尽杀其男口。

丙子，北魏夏州隗霜杀草。

齐尚书令萧懿率众三万屯于小岷，交州刺史李叔献屯合肥，懿遣将胡松、李居士等领众万余屯死虎，骠骑司马陈伯之屯于硖石。北魏统军奚康生固城一月，援军乃至。

丙申，北魏车骑将军王肃进师讨击，大破齐军，擒其将桥珉等，斩首数千。康生亦开城击桓和、伯之等二军。进讨合肥，生擒叔献，拔梁城、合肥、洛口三戍。萧懿弃小岷南走。

北魏平远将军、南征统军宇文福进计于都督彭城王勰曰：“建安是淮南重镇，彼此要冲。得之则义阳易图，不获则寿春难保。”勰然之，遂令福与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席法友率三万人攻建安。齐建安守将辅国将军、北新蔡安丰二郡太守胡景略拒之。

北魏中坚将军、统军奚康生攻拔梁城、合肥、洛口三戍。以功迁征虏将军，封安武县开国男，食邑二百户，出为南青州刺史。统军杨大眼封安成县开国子，食邑三百户，除直阁将军，寻加辅国将军、游击将军。扬武将军、汝阴镇将、汝阴太守傅永后大眼、康生等入寿春，封清河男。

魏帝诏平南将军、广陵侯元弼与颺同镇寿春，敕前大将军长史阳固为弼司马。

己亥，北魏皇弟元桃薨。

时荒人往来江南，诈云北魏车骑将军王肃欲归齐朝。

五月乙巳，齐帝诏以王肃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豫徐司三州、右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西丰公，邑二千户。

戊申，齐帝封第十一皇弟萧宝贞为桂阳王，中护军、北中郎将，领石头戍事。晋安王主簿萧宏为北中郎桂阳王功曹史。

己酉，齐江夏王萧宝玄伏诛。

壬子，齐朝大赦。

北魏青、齐、徐、兖、光、南青六州蚜虫害稼。

甲寅，魏帝以北镇大饥，遣太府卿杨播兼侍中巡抚恒州，贍恤寒乏。

杨播转左卫将军。出除安北将军、并州刺史，固辞，乃授安西将军、华州刺史。至州借民田，为御史王基所劾，削除官爵。

乙丑，齐朝曲赦京邑、南徐兖二州。

乙丑，北魏齐州山茌县太阴山崩，飞泉涌出，杀一百五十九人。

戊辰，齐始安王萧宝览为持节、督湘州、辅国将军、湘州刺史。征虏将军、湘州刺史、湘东王萧宝暉进号为左卫将军。齐高宗兄弟一门皆尚吏事，宝暉粗好文章。

齐前广州刺史范云起为国子博士。

齐通直散骑常侍沈约以母老表求解职，改授冠军将军、司徒左长史，征虏将军、南清河太守。

齐帝诏征前吴兴太守谢朓为散骑常侍、中书监，前中书令何胤为散骑常侍、太常卿，并不就。

六月，北魏雍、青二州大雨雹，杀麋鹿。

庚午，北魏秦州地震。

北魏车骑将军、尚书令王肃还洛阳，魏帝临东堂引见劳之，又问江左有何息耗，肃曰：“如闻崔慧景已死。宝卷所仗，非邪即佞。天殆以此资陛下，廓定之期，势将不久。”

丙子，北魏司徒、扬州刺史、彭城王元勰进位大司马，领司徒，增邑八百户。车骑将军、尚书令王肃以淮南累捷，赏帛四千七百五十匹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昌国县开国侯，食邑八百户，余如故。

癸未，大阳蛮酋田育丘等率二万八千户内附于北魏，魏帝诏置四郡十八县。

丁亥，北魏建兴郡陨霜杀草。

景明初，魏帝追录旧功，以征虏将军刘藻为太尉司马。是年六月卒，年六十七、赠钱六万。

庚寅，齐帝于乐游苑内会，如三元，京邑女人放观。

戊戌，齐新除冠军将军、南兖州刺史张冲未拜，转督郢司二州、郢州刺史，持节、将军如故。一岁之中，频授四州，至此受任。五兵尚书领右军将军陆慧晓为持节、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至镇俄尔，以疾归，卒。年六十二。赠太常。

齐益州江阳人程延期反，杀太守何法藏。巴西太守鲁休烈惧不自保，奔投巴东相萧慧训。

秋七月己亥朔，日有蚀之。

庚子，吐谷浑王伏连筹遣使北魏赴哀，尽其诚敬。

伏连筹内修职责，外并戎狄，塞表之中，号为强富。准拟天朝，树置官司，称制诸国，以自夸大。魏帝诏责之曰：“梁州表送卿报宕昌书，梁弥邕与卿并为边附，语其国则邻藩，论其位则同列，而称书为表，名报为旨，有司以国有常刑，殷勤请讨。朕虑险远多虞，轻相构惑，故先宣此意，善自三思。”伏连筹上表自申，辞诚恳至。此后，牦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。

北魏青、齐、南青、光、徐、兖、豫、东豫，司州之颍川、汲郡大水，平隰一丈五尺，民居全者十四五。

甲辰，齐镇南长史、寻阳太守、辅国将军、行江州事张稷征还，为持节、辅国将军、都督北徐州诸军事、北徐州刺史。

齐冠军将军、骠骑司马陈伯之屯于肥口，后军将军胡松又据梁城，水军相继二百余里，逼寿春。时北魏司徒、彭城王勰，广陵侯元衍同镇寿春，以九江初附，人情未洽，兼台援不至，深以为忧。魏帝诏遣扬武将军、汝阴太守傅永为统军，领汝阴之兵三千人先援之。以尚书、行徐州事元英为镇南将军，率众讨之。永总勒士卒，水陆俱下，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。永去二十余里，牵船上汝南岸，以水牛挽之，直南超淮，下船便渡。适上南岸，齐军亦及。会时已夜，永乃潜进，晓达寿春城下。勰、衍闻外有军，共上门楼观望，然不意永至。永免胄，乃信之，遂引永上。勰谓永曰：“北望以久，恐洛阳难复可见。不意卿能至也。”勰令永引军入城。永曰：“执兵被甲，固敌是求，若如教旨，便共殿下同被围守，岂是救援之意？”遂孤军城外，与勰并势以击伯之，频有克捷。

北魏平远将军宇文福、南豫州刺史席法友攻建安城百余日，死者万余人，齐朝无救，城陷，执守将北新蔡、安丰二郡太守胡景略以归。平远将军、南征统军、昌黎伯宇文福以勋封襄乐县开国男，邑二百户，除太仆少卿。

八月乙亥，北魏雍、并、朔、夏、汾五州，司州之正平、平阳频暴风陨霜。

甲申夜，齐宫内火，烧西斋芄仪殿及昭阳、显阳等殿，北至华林墙，西及秘阁北，屋三千余间。

后宫遭火之后，齐帝更起仙华、神仙、玉寿诸殿，刻画雕彩，青灑金口带，麝香涂壁，锦幔珠帘，穷极绮丽。絜役工匠，自夜达晓，犹不副速，乃剔取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。世祖兴光楼上施青漆，世谓之“青楼”。帝曰：“武帝不巧，何不纯用琉璃。”

齐潘贵妃服御，极选珍宝。主衣库旧物，不复周用，贵市民间金银宝物，价皆数倍。虎魄钏一只，直百七十万。京邑酒租，皆折使输金，以为金涂。犹不能足，下扬、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，敛取见钱，供太乐主衣杂费。由是所在塘渎，多有隳废。又订出雉头鹤氅白鹭裘。亲幸小人因缘为奸利，课一输十，郡县无敢言者。

乙酉，北魏大司马、彭城王元勰部分将士，分攻诸营。齐冠军将军陈伯之、后军将军胡松率众出战，魏军击之，斩首九千，俘获一万。伯之等仅以身免，屯于烽火。勰又分命诸将频战，伯之计穷宵遁。

乙未，高句丽国遣使朝贡于北魏。

丁酉，齐冠军将军、骠骑司马陈伯之为假节、督前驱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

北魏大司马、领司徒、扬州刺史、彭城王元勰简刑导礼，与民休息，州境无虞，遐迩安静。自勰之至寿春，东定城戍，至于阳石，西降建安，山蛮顺命，斩首获生，以数万计。淮南平。魏帝诏曰：“王戚尊上辅，德勋莫二，孤心昧识，训保攸凭。比以寿春初开，镇压任重，故令王亲董元戎，远抚淮外。冒兹炎蒸，衡盖飘摇，经略逾时，必有亏损。淹违诣覲，夙夜系情。兼制胜宣规，威效兼著，公私允称，义所钦嘉。虽凯旋有期，无申延属，可遣给事黄门侍郎郑道昭就彼祇劳。”征元勰还朝。镇南将军元英未至，齐军已退。勰还，诏英行扬州。

初，勰之定寿春也，获齐汝阴太守王果、豫州治中庾稷等数人，勰倾衿礼之，常参坐席。果承间进曰：“果等契阔生平，皓首播越，顾瞻西夕，余光几何。今遭圣化，正应力兹愚老，申展尺寸，但在南百口，生死分张，乞还江外，以申德泽。”勰矜而许之。果又谢曰：“殿下赐处，有过国土。果等今还，仰负慈泽，请听仁驾振旅，反迹江外。”至此乃还。

齐辅国将军、雍州刺史萧衍遣军主吴子阳、邓元超率众攻三关。魏帝遣太仆少卿宇文福假节、征虏将军，领兵出三关讨之。又诏福行豫州事，与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共相影援，绥遏蛮楚。

九月乙丑，北魏征虏将军、东豫州刺史田益宗遣光城太守梅兴之步骑四千，进至阴山关南八十余里，据长风城，逆击吴子阳，大破之，斩获千余级。宇文福还，为光禄大夫，转太仆卿。

时益宗兄田兴祖假郢州刺史。及义阳置郢州，改授征虏将军、江州刺史，诏赐朝服、剑舄一具，治麻城。兴祖卒，益宗请随兴代之，魏帝不许，罢并东豫。

北魏车骑将军、尚书令王肃为散骑常侍、都督淮南诸军事、扬州刺史、持节，余官如故。征北大将军、定州刺史穆亮除骠骑大将军、尚书令。北魏中书郎、魏郡太守裴邃固求随肃至寿春，密图南归。骠骑将军夏侯道迁随肃至寿春，遣道迁守合肥。尚书左丞韦缵为肃车骑长史，加平远将军，带梁郡太守。

北魏扬州刺史王肃出顿于洛阳东亭，朝贵毕集，诏令诸王送别，前华州刺史杨播同在饯席。酒酣之后，广阳王嘉、北海王详等与播论议竞理，播不为之屈。北海顾谓播弟子广平王左常侍杨昱曰：“尊伯性刚，不伏理，大不如尊使君也。”昱前对曰：“昱父道隆则从其隆，道洿则从其洿；伯父刚则不吐，柔亦不茹。”一坐叹其能言。肃曰：“非此郎，何得申二公之美也。”

北魏散员士、宋王国侍郎申景义试守济阴郡、扬州车骑府录事参军、右司马。

北魏辅国将军、齐州刺史李元护入朝京师。齐州民柳世明聚众反。

刘承绪子步兵校尉、前将军刘文远时为统军。在寿春，坐谋杀刺史王肃，以寿春叛，事发伏法。肃频在边，悉心抚接，远近归怀，附者若市，以诚绥纳，咸得其心。清身好施，简绝声色，终始廉约，家无余财。然性微轻佻，颇以功名自许，护疵称伐，少所推下，魏帝每以此为言。

冬十月丁卯朔，魏帝谒长陵。

戊寅，北魏齐州刺史李元护驰还历城，率齐、兖二州讨叛民柳世明，平之。诛戮所加，微为滥酷。值州内饥俭，民人困敝，志存隐恤，表请赈贷，蠲其赋役。但多有部曲，时为侵扰，城邑苦之，故不得为良刺史也。

齐冠军将军、郢州刺史张冲进征虜将军。封定襄侯，食邑千户。

时齐帝肆虐，茹法珍、王晷之等执政，宿臣旧将，并见诛夷，尚书令萧懿既立元勋，独居朝右；弟萧畅为卫尉，掌管籥。众颇劝懿因帝出，闭门举兵废之，懿不听。帝左右法珍等既恶懿勋高，又虑废立，乃说帝曰：“懿将行隆昌故事，陛下命在晷刻。”帝信之，将加酷害，而懿诸弟知之，密具舟江渚，劝令西奔。懿曰：“古皆有死，岂有叛走尚书令耶？”

己卯，齐帝留省赐药，害尚书令萧懿，懿谓使者曰：“家弟在雍，深为朝廷忧之。”遂与弟太常、卫尉卿、江陵县侯萧畅俱殒。懿长子太子舍人萧业与二弟萧藻、萧象及懿六弟北中郎功曹史萧宏以下诸弟侄各得奔避。方其逃也，皆不出京师，而罕有发觉，惟太子洗马萧融及祸。

初，江夏王萧宝玄于京口为护军将军崔慧景所奉，入围宫城，奉朝请何远豫其事。事败，乃亡抵萧懿，懿深保匿焉。及懿遇害，远求得懿弟太子洗马萧融，保藏之，既而发觉，收捕者至，远逾垣以免；融及远家人皆见执，融遂遇祸，远家属系尚方。何远，字义方，东海郟人也。父何慧炬，齐尚书郎。远释褐江夏王国侍郎，转奉朝请。

萧业，字静旷，萧懿之子也。业幼而明敏，识度过人。仕齐为著作郎、太子舍人。萧藻字靖艺，元王弟也。少立名行，志操清洁。齐永元初，释褐著作佐郎。

齐帝以刘山阳为辅国将军、巴西梓潼二郡太守，配精兵三千，使过荆州就行事萧颖胄以袭襄阳。雍州刺史萧衍得报，密召长史、襄阳太守王茂、中兵吕僧珍、别驾柳

庆远、功曹史吉士瞻等谋之，将起义兵。虑颖胄不识机变，乃遣参军王天虎、庞庆国诣江陵，遍与州府书。及山阳西上，萧衍谓诸将曰：“荆州本畏襄阳人，加膺亡齿寒，自有伤弦之急，宁不暗同邪？我若总荆、雍之兵，扫定东夏，韩、白重出，不能为计。况以无算之昏主，役御刀应敕之徒哉？我能使山阳至荆，便即授首，诸君试观何如。”书与颖胄，劝同义举。颖胄意犹未决。初，山阳出南州，谓人曰：“朝廷以白虎幡追我，亦不复还矣。”席卷妓妾，尽室而行。至巴陵，迟回十余日不进。

王茂，字休远，太原祁人也。祖王深，北中郎司马。父王天生，宋末为列将，于石头克司徒袁粲，以勋至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，上黄县男。茂年数岁，为大父深所异，常谓亲识曰：“此吾家之千里驹，成门户者必此儿也。”及长，好读兵书，驳略究其大旨。性沈隐，不妄交游，身長八尺，洁白美容观。齐武帝布衣时，见之叹曰：“王茂年少，堂堂如此，必为公辅之器。”宋升明末，起家奉朝请，历后军行参军，司空骑兵，太尉中兵参军。魏将李乌奴寇汉中，茂受诏西讨。魏军退，还为镇南司马，带临湘令。入为越骑校尉。魏寇兖州，茂时以宁朔将军长史镇援北境，入为前军将军江夏王司马。又迁宁朔将军、江夏内史。建武初，魏围司州，茂以郢州之师救焉。萧衍率众先登贤首山，魏将王肃、刘昶来战，茂从萧衍拒之，大破肃等。魏军退，茂还郢，仍迁辅国长史、襄阳太守。

丁亥，北魏大司马、领司徒、彭城王元勰至洛阳，魏帝临东堂引见，诏勰曰：“比凤皇未至，苍黎二化，故仰屈尊谩，绥怀边附。而寇竖昏迷，敢斗淮楚。叔父英略高明，应机殄定，凯旋今辰，伏慰悲伫。”勰谢曰：“臣忝充戎帅，抚安新故，而不能宣武导恩，威怀遐迩。致小竖伯之，驱率蚁徒，侵扰边堡。非唯仰惭天颜，实亦俯愧朝列。春秋责帅，臣实当之。赖陛下慈深舍过，故使愚臣获免罪责。”勰频表辞大司马、领司徒及所增邑，乞还中山。有诏不许。乃除录尚书、侍中，司徒如故。固辞不免。勰雅好恬素，不以势利婴心。魏高祖重其事干，絜维不许。虽临崩遗诏，复魏帝留连，每乖情愿，常凄然叹息。以诏旨殷勤，僂俛应命。

北魏军司、前行扬州事李焕行河内郡事。拜司徒右长史。以荆蛮扰动，敕焕兼散骑常侍慰劳之，降者万余家。除辅国将军、梁州刺史。

甲午，魏帝诏寿春置兵四万人。

魏帝遣将军桓道福攻齐随郡太守崔士招，破之。

巴西人赵续伯反，有众二万，出广汉，乘佛舆，以五彩裹青石，诳百姓云：“天与我玉印，当王蜀。”愚人从之者甚众。齐益州刺史刘季连进讨之，遣长史赵越常前驱。兵败，季连复遣李奉伯由涪路讨之。奉伯别军自潺亭与大军会于城，进攻其栅，大破之。

十一月己亥，北魏龙骧将军、东荆州刺史桓晖进攻齐下笮戍，拔之，降者二千余户。

辛丑，齐辅国将军、都督北徐州诸军事、北徐州刺史张稷出次白下，仍迁都督南兖州诸军事、南兖州刺史。俄进督北徐、徐、兖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，将军并如故。张稷擢心腹张齐为府中兵参军，始委以军旅。

张齐，字子响，冯翊郡人。世居横桑，或云横桑人也。少有胆气。初事荆府司马垣历生。历生酗酒，遇下严酷，不甚礼之。历生罢官归，吴郡张稷为荆府司马，齐复从之，稷甚相知重，以为心腹，虽家居细事，皆以任焉。齐尽心事稷，无所辞惮。随稷归京师。

乙巳，齐雍州刺史萧衍夜召僚佐集于厅事，谓曰：“昔武王会孟津，皆曰‘纣可伐’。今昏主恶稔，穷虐极暴，诛戮朝贤，罕有遗育，生民涂炭，天命殛之。卿等同心疾恶，共兴义举，公侯将相，良在兹日，各尽勋效，我不食言。”旦乃建牙。于是收集得甲士万余人，马千余匹，船三千艘，出檀溪竹木装舰，葺之以茅，并立办。众军将发，诸将果争橈，中兵参军吕僧珍乃出先所具者，每船付二张，争者乃息。萧衍以吕僧珍为辅国将军、步兵校尉，出入卧内，宣通意旨。张弘策为辅国将军、军主，领万人督后部军事。又遣书招南中郎记室参军庾域。

齐冠军将军、竟陵太守曹景宗聚众，遣亲人杜思冲劝萧衍迎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、南康王萧宝融都襄阳，待正尊号，然后进军，为万全计。衍不从。长史王茂私于张弘策曰：“我奉事节下，义无进退，然今者以南康置人手中，彼便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而节下前去为人所使，此岂岁寒之计？”弘策言之，衍曰：“若使前途大事不捷，故自兰艾同焚；若功业克建，威慑四海，号令天下，谁敢不从！岂是碌碌受人处分？待至石城，当面晓王茂、曹景宗也。”于沔南立新野郡，以集新附。

齐雍州刺史萧衍复令参军王天虎赍书与冠军将军、西中郎长史、南郡太守、行荆州府州事萧颖胄兄弟。去后，萧衍谓录事参军、襄阳令张弘策曰：“夫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次之，心战为上，兵战次之，今日是也。近遣天虎往州府，人皆有书。今段乘驿甚急，止有两封与行事兄弟，云‘天虎口具’；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，行事不得相闻，不容妄有所道。天虎是行事心膂，彼闻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，则人人生疑。山阳惑于众口，判相嫌贰，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，必漏吾谋内。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。”辅国将军刘山阳至江安，闻之，果疑不上。颖胄大惧，计无所出，夜遣钱塘人朱景思呼其所亲西中郎中兵参军、城局参军席阐文、西中郎主簿柳忱闭斋议之。阐文曰：“萧雍州蓄养士马，非复一日，江陵素畏襄阳人，人众又不敌，取之必不可制，制之，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。今若杀山阳，与雍州举事，立天子以令诸侯，则霸业成矣。山阳持疑不进，是不信我。今斩送天虎，则彼疑可释。至而图之，罔不济矣。”忱曰：“朝廷狂悖，为恶日滋。顷闻京师长老，莫不重足

累息；今幸在远，得假日自安。雍州之事，且藉以相毙耳。独不见萧令君乎？以精兵数千，破崔氏十万众，竟为群邪所陷，祸酷相寻。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。若使彼凶心已逞，岂知使君不系踵而及？且雍州士锐粮多，萧使君雄姿冠世，必非山阳所能拟；若破山阳，荆州复受失律之责。进退无可，且深虑之。”颖胄弟西中郎外兵参军萧颖达曰：“善。”遂定议。及天明，颖胄谓天虎曰：“卿与刘辅国相识，今不得不借卿头。”乃斩天虎，送首山阳；发百姓车牛，声云起步军征襄阳。山阳信之。

席阐文，安定临泾人也。少孤贫，涉猎书史。齐初，为雍州刺史萧赤斧中兵参军，由是与其子颖胄善。复历西中郎中兵参军，领城局。

甲寅，十八日也，齐辅国将军、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至江津，单车白服，从左右数十人，诣萧颖胄，颖胄使前汶阳太守刘孝庆、前永平太守刘熙晔、铠曹参军萧文照、前建威将军陈秀、辅国将军孙末伏兵城内。山阳逾限而门阖，即于车中乱斩之。副军主李元履收余众归附。

萧颖胄虑南康王西中郎司马夏侯详不同，以告柳忱。忱曰：“易耳。近详求昏未之许，令成昏而告之，不忧立异。”于是以女适其子夏侯夔。

乙卯，齐冠军将军、行荆州府州事萧颖胄发教纂严，分部购募。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、南康王萧宝融教曰：“吾躬率晋阳，翦此凶孽，戎事方勤，宜覃泽惠。所领内系囚见徒，罪无轻重，殊死已下，皆原遣。先有位署，即复本职。将吏转一阶。从征身有家口停镇，给廩食。凡诸杂役见在诸军带甲之身，克定之后，悉免为民。其功效赏报，别有科条。”

丙辰，齐南康王萧宝融以雍州刺史萧衍为使持节、都督前锋诸军事、左将军。衍八弟外兵参军萧伟为冠军将军，十弟外兵参军萧嶷为冠军将军、西中郎谘议参军。宁蛮长史、扶风太守郑绍叔为冠军将军，改骁骑将军。南中郎记室参军庾域为宁朔将军，领行选。

丁巳，齐南康王萧宝融以冠军将军、西中郎长史、南郡太守、行荆州府州事萧颖胄为右将军、都督行留诸军事，置佐史，本官如故。西中郎主簿柳忱为宁朔将军。西中郎功曹史、新兴太守夏侯详加征虏将军。荆州别驾宗夬迁西中郎谘议参军，别驾如故。西中郎中兵、领长流参军刘坦迁谘议参军。西中郎中兵参军杨公则为辅国将军、领西中郎谘议参军，中兵如故。时西土位望，惟谘议参军宗夬与蔼、坦为州人所推信，故萧颖胄深相委仗，每事谘焉。

萧颖胄以辅国将军西中郎中兵参军蔡道恭旧将，素著威略，专相委任，迁冠军将军、西中郎谘议参军，仍转司马。

齐右将军、西中郎长史、南郡太守、行荆州府州事萧颖胄有器局，既唱大事，虚心委己，众情归之。遣宁朔将军王法度向巴陵。颖胄献钱二十万，米千斛，盐五百斛。谘议宗塞、别驾宗夬献谷二千斛，牛二头。换借富货，以助军费。长沙寺僧业富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，埋土中，历相传付，称为下方黄铁，莫有见者，乃取此龙，以充军实。

萧颖胄与平南中兵参军、武宁太守邓元起书，招之。郢州刺史张冲待元起素厚，众皆惧冲；及书至，元起部曲多劝其还郢。元起大言于众曰：“朝廷暴虐，诛戮宰臣，群小用命，衣冠道尽。荆、雍二州同举大事，何患不克。且我老母在西，岂容背本。若事不成，政受戮昏朝，幸免不孝之罪。”即日治严上道。至江陵，为西中郎中兵参军，加冠军将军。

邓元起，字仲居，南郡当阳人也。少有胆干，膂力过人。性任侠，好赈施，乡里年少多附之。起家州辟议曹从事史，转奉朝请。雍州刺史萧缅板为槐里令。迁弘农太守、平西军事。时西阳马荣率众缘江寇抄，商旅断绝，刺史萧遥欣使元起率众讨平之。迁武宁太守。永元末，魏军逼义阳，元起自郡援焉。蛮帅田孔明附于魏，自号郢州刺史，寇掠三关，规袭夏口，元起率锐卒攻之，旬月之间，频陷六城，斩获万计，余党悉皆散走。仍戍三关。郢州刺史张冲督河北军事，元起累与冲书，求旋军。冲报书曰：“足下在彼，吾在此，表里之势，所谓金城汤池；一旦舍去，则荆棘生焉。”乃表元起为平南中兵参军事。自是每战必捷，勇冠当时，敢死之士乐为用命者万有余人。

丁巳，北魏阳平王元颐薨于青州刺史，谥曰“庄王”。传国至孙元宗胤。颐弟广陵侯、梁州刺史元衍表请假王，以崇威重。诏曰：“可谓无厌求也，所请不合。”转徐州刺史，至州病重，帝敕徐成伯乘传疗。疾差，成伯还，帝曰“卿定名医”，赉绢三千匹。成伯辞，请受一千。帝曰：“《诗》云‘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’以是而言，岂惟三千匹乎？”其为帝所重如此。后所生母雷氏卒，表请解州。诏曰：“先君余尊之所厌，礼之明文，季末陵迟，斯典或废。侯既亲王之子，宜从余尊之义，便可大功。”后卒于雍州刺史，谥曰康侯。衍性清慎，所在廉洁，又不营产业，历牧四州，皆有称绩，亡日无敛尸具。子元畅。畅弟元融，字叔融。貌甚短陋，骁武过人。

是岁，北魏十七州大饥，魏帝分遣使者开仓赈恤。

戊午，齐左将军、雍州刺史萧衍上表劝进于西中郎将，荆州刺史、南康王萧宝融。不许。

十二月，萧颖胄与夏侯详移檄建康：

“西中郎府长史、都督行留诸军事、右军将军、南郡太守、南丰县开国侯萧颖胄，司马、征虏将军、新兴太守夏侯详告京邑百官，诸州郡牧守：

“夫运不常夷，有时而陂；数无恒剥，否极则亨。昔商邑中微，彭、韦投袂；汉室方昏，虚、牟效节。故风声永树，卜世长久者也。昔我太祖高皇帝德范生民，功格天地，仰纬彤云，俯临紫极。世祖嗣兴，增光前业，云雨之所沾被，日月之所出入，莫不举踵来王，交臂纳贡。郁林昏迷，颠覆厥序，俾我大齐之祚，翦焉将坠。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轨，垂仁义之至踪，绍二祖之鸿基，继三五之绝业。昧旦不显，不明求衣，故奇士盈朝，异人辐凑。若乃经礼纬乐之文，定鼎作洛之制，非云如醴之详，白质黑章之瑞，谅以则天比大，无德称焉。

“而嗣主不纲，穷肆陵暴，十愆毕行，三风咸袭。丧初而无哀貌，在戚而有喜容。酣酒嗜音，罔惩其侮；谗贼狂邪，是与比周。遂令亲贤婴荼毒之诛，宰辅受菹醢之戮。江仆射，萧、刘领军，徐司空，沈仆射，曹右卫，或外戚懿亲，或皇室令德，或时宗民望，或国之虎臣，并勋彰中兴，功比周、邵，秉钧赞契，受遗先朝。咸以名重见疑，正直貽毙，害加党族，虐及婴孺。曾无《渭阳》追远之情，不顾本枝歼落之痛。信必见疑，忠而获罪，百姓业业，罔知攸暨。崔慧景内逼淫刑，外不堪命，驱土崩之民，为免死之计，倒戈回刃，还指宫阙。城无完守，人有异图。赖萧令君勋济宗祏，业拯苍氓，四海蒙一匡之德，亿兆凭再造之功。江夏王拘迫威强，牵制巨力，迹屈当时，乃心可亮，竟不能内恕探情，显加鸩毒。萧令君自以亲惟族长，任实宗臣，至诚苦言，朝夕献入，谗丑交构，渐见疏疑，浸润成灾，奄离怨酷。用人之功，以宁社稷，刈人之身，以骋淫滥。

“台辅既诛，奸小竞用。梅虫儿、茹法珍妖忍愚戾，穷纵丑恶，贩鬻主威，以为家势，营惑嗣主，恣其妖虐。宫女千余，裸服宣淫，孽臣数十，袒裊相逐。帐饮闾肆之间，宵游街陌之上，提挈群竖，以为欢笑。

“刘山阳潜受凶旨，规肆狂逆，天诱其衷，即就梟翦。

“夫天生蒸民，树之以君，使司牧之，勿使失性。岂有尊临宇县，毒遍黔首，绝亲戚之恩，无君臣之义，功重者先诛，勋高者速毙。九族内离，四夷外叛，封境日蹙，戎马交驰，帑藏既空，百姓已竭，不恤不忧，慢游是好。民怨于下，天惩于上，故荧惑袭月，孽火烧宫，妖水表灾，震蚀告沴。七庙阽危，三才莫纪，大惧我四海之命，永沦于地。

“南康殿下体自高宗，天挺英懿。食叶之征，著于弱年，当璧之祥，兆乎绮岁。亿兆颙颙，咸思戴奉。且势居上游，任总连帅，家国之否，宁济是当。莫府身备皇宗，忝荷顾托，忧深责重，誓清时难。今命辅国将军、西中郎谘议、领中直兵参军、军主杨公则，宁朔将军、领中兵参军、军主王法度，冠军将军、谘议参军、军主庞

飘，辅国将军、谏议参军、领别驾、军主宗夬，辅国将军、谏议参军、军主乐蔼等，领劲卒三万，陵波电迈，迳造秣陵。冠军将军、领谏议、中直兵参军、军主蔡道恭，辅国将军、中直兵参军、右军府司马、军主席阐文，辅国将军、中直兵参军、军主任漾之，宁朔将军、中直兵参军、军主韩孝仁，宁朔将军、中直兵参军、军主朱斌，中直兵参军、军主宗冰之，建威将军、中直兵参军、军主朱景舒，宁朔将军、中直兵参军、军主庾域，宁远将军、军主庾略等，被甲二万，直指建业。冠军将军、武宁太守、军主邓元起，辅国将军、前军将军、军主王世兴等，铁骑一万，分趋白下。征虏将军、领司马、新兴太守夏侯详，宁朔将军、谏议参军、军主柳忱，宁朔将军、领中兵参军、军主刘孝庆，建威将军、军主、江陵令江诠等，帅组甲五万，骆驿继发。

“雄剑高麾，则五星从流；长戟远指，则云虹变色。天地为之齟皇，山渊以之崩沸。莫府亲贯甲冑，授律中权，董帅熊罴之士十有五万，征鼓粉沓，雷动荆南。冠军将军、西中郎外兵参军萧颖达领虎旅三万，抗威后拒。萧雍州勋业盖世，谋猷渊肃，既痛家祸，兼愤国难，泣血枕戈，誓雪怨酷，精卒十万，已出汉川。张郢州节义慷慨，悉力齐奋。江州邵陵王、湘州张行事、王司州皆远近悬契，不谋而同，并勒骁猛，指景风驱。舟舰鱼丽，万里盖水，车骑云屯，平原雾塞。以同心之士，伐倒戈之众，盛德之师，救危亡之国，何征而不服，何诛而不克哉！”

“今兵之所指，唯在梅虫儿、茹法珍二人而已。诸君德载累世，勋著先朝，属无妄之时，居道消之运，受迫群竖，念有危惧。大军近次，当各思拔迹，来赴军门。檄到之日，有能斩送虫儿、法珍首者，封二千户开国县侯。若迷惑凶党，敢拒军锋，刑兹无赦，戮及宗族。赏罚之信，有如皦日，江水在此，余不食言。”

萧颖胄遣使田祖恭驰驿送山阳首于萧衍，并献银装刀，仍告以荆州刺史、南康王萧宝融尊号之议，且曰：“时月未利，当须来年二月；遽便进兵，恐非庙算。”萧衍答曰：“今坐甲十万，粮用自竭，况所藉义心，一时骁锐，事事相接，犹恐疑怠；若顿兵十旬，必生悔吝。童儿立异，便大事不成。今太白出西方，仗义而动，天时人谋，有何不利？处分已定，安可中息？昔武王伐纣，行逆太岁，复须待年月乎？”衍报以金如意，遂起义兵于襄阳。颖胄遣西中郎参军邓元起率众向夏口，辅国将军杨公则向湘州。王法度不进军，免官。公则进克巴陵，仍向湘州。时湘州行事张宝积发兵自守，未知所附，公则军及巴陵，仍回师南讨。军次白沙，宝积惧，释甲以俟焉。公则到，抚纳之，湘境遂定。

义兵檄至，建威将军、上庸太守韦睿率郡人伐竹为筏，倍道来赴，有众二千，马二百匹。萧衍见睿甚悦，拊几曰：“他日见君之面，今日见君之心，吾事就矣。”以韦睿族弟中兵参军韦爱为壮武将军、冠军南平王司马，带襄阳令。振威将军、华山太守康绚举郡以应萧衍，身率敢勇三千人，私马二百五十匹以从。除西中郎南康王中兵参军，加辅国将军。板雍州防阁将军昌义之为辅国将军、军主，除建安王中兵

参军。前竟陵横桑戍主张惠绍母丧在家，驰归萧衍，板为中兵参军，加宁朔将军、军主。前沟均口戍副冯道根亦以母丧还家。闻萧衍起义师，乃谓所亲曰：“金革夺礼，古人不避，扬名后世，岂非孝乎？时不可失，吾其行矣。”率乡人子弟胜兵者，悉归萧衍。时有蔡道福为将从军，萧衍使道根副之，皆隶于王茂。梁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举汉中应义。

韦睿，字怀文，京兆杜陵人也。自汉丞相贤以后，世为三辅著姓。祖韦玄，避吏隐于长安南山。晋太尉刘裕入关，以太尉掾征，不至。伯父祖征，宋末为光禄勋。父韦祖归，宁远长史。睿事继母以孝闻。睿兄韦纂、韦阐，并早知名。纂、睿皆好学，阐有清操。祖征累为郡守，每携睿之职，视之如子。时睿内兄王愷、姨弟杜恽，并有乡里盛名。祖征谓睿曰：“汝自谓何如愷、恽？”睿谦不敢对。祖征曰：“汝文章或小减，学识当过之；然而干国家，成功业，皆莫汝逮也。”外兄杜幼文为梁州刺史，要睿俱行。梁土富饶，往者多以贿败；睿时虽幼，独用廉闻。宋永光初，袁顼为雍州刺史，见而异之，引为主簿。顼到州，与邓琬起兵，睿求出为义成郡，故免顼之祸。后为晋平王左常侍，迁司空桂阳王行参军，随齐司空柳世隆守郢城，拒荆州刺史沈攸之。攸之平，迁前军中兵参军。久之，为广德令。累迁齐兴太守、本州别驾、长水校尉、右军将军。齐末多故，不欲远乡里，求为上庸太守，加建威将军。俄而太尉陈显达、护军将军崔慧景频逼京师，民心惶骇，未有所定，西土人谋之于睿。睿曰：“陈虽旧将，非命世才；崔颇更事，懦而不武。其取赤族也，宜哉！天下真人，殆兴于吾州矣。”乃遣其二子，自结于萧衍。

韦爱字孝友，沈静有器局。太祖韦父广，晋后军将军、北平太守。曾祖韦轨，以孝武太元之初，南迁襄阳，为本州别驾，散骑侍郎。祖韦公循，宋义阳太守。父韦义正，早卒。爱少而偏孤，事母以孝闻。性清介，不妄交游，而笃志好学，每虚室独坐，游心坟素，而埃尘满席，寂若无人。年十二，尝游京师，值天子出游南苑，邑里喧哗，老幼争观，爱独端坐读书，手不释卷，宗族见者，莫不异焉。及长，博学有文才，尤善《周易》及《春秋左氏》义。袁顼为雍州刺史，辟为主簿。遭母忧，庐于墓侧，负土起坟。萧衍临雍州，闻之，亲往临吊。服阕，引为中兵参军。

昌义之，历阳乌江人也。少有武干，随曹虎征伐，累有战功。虎为雍州，以义之补防阁，出为冯翊戍主。及虎代还，义之留事萧衍。时天下方乱，萧衍亦厚遇之。

张惠绍，字德继，义阳人也。少有武干。齐明帝时为直阁，后出补竟陵横桑戍主。永元初，母丧归葬于乡里。

萧衍使姚仲宾说宁朔将军、豫州刺史马仙琕，仙琕先为设酒，乃斩于军门以徇。仲宾，仙琕故人也。衍又遣其族叔马怀远说之，仙琕曰：“大义灭亲。”又命斩之。怀远号泣，军中为请乃免。

马仙琕，字灵馥，扶风郿人也。父马伯鸾，宋冠军司马。仙琕少以果敢闻，遭父忧，毁瘠过礼，负土成坟，手植松柏。起家郢州主簿，迁武骑常侍，为小将，随齐安陆王萧缅。缅卒，事明帝。永元中，萧遥光、崔慧景乱，累有战功，以勋至前将军。出为龙骧将军、南汝阴、谯二郡太守。会寿春新陷，魏将王肃侵边，仙琕力战，以寡克众，魏人甚惮之。复以功迁宁朔将军、豫州刺史。

齐帝闻刘山阳死，发诏讨荆、雍。赠山阳宁朔将军、梁州刺史。

戊寅，齐帝以宁朔将军、晋安王征北长史、南东海太守，行南徐州事刘绘为持节、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领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固让不就。

乙亥，齐群僚劝进于西中郎将，荆州刺史、南康王萧宝融，并不许。

夏侯详既与长史萧颖胄协同义举，长子夏侯亶在建康，遂密遣信下都迎亶。

壬辰，齐骁骑将军夏侯亶自建康至江陵，称宣德皇太后王宝明令：“西中郎将南康王宜纂承皇祚，光临亿兆。方俟清宫，未即大号，可且封宣城、南琅邪、南东海、东阳、临海、新安、寻阳、南郡、竟陵、宜都十郡为宣城王，相国、荆州牧，加黄皐，置僚属，选百官，西中郎府南康国并如故。须军次近路，主者详依旧典，法驾奉迎。”

夏侯亶，字世龙。齐初，起家奉朝请。永元末，详为西中郎南康王司马，随府镇荆州，亶留京师，为齐帝听政主帅。及崔慧景作乱，亶以捍御功，除骁骑将军。

齐宁都县侯萧子显以王子例拜给事中。

齐领军长史范缜出为宜都太守，母忧去职，归居于南州。

齐侍中王思远迁度支尚书。未拜，卒，年四十九。赠太常，谥贞子。思远与中散大夫顾嵩之友善。嵩之卒后家贫，思远迎其儿子，经恤甚至。弟王思微，永元中为江州长史，为陈伯之所杀。

齐帝征吴兴武康逸士沈颺士为太子舍人；并不就。颺士负薪汲水，并日而食，守操终老。笃学不倦，遭火，烧书数千卷，颺士年过八十，耳目犹聪明，手以反故抄写，灯下细书，复成二三千卷，满数十筐，时人以为养身静嘿之所致也。著《周易两系》《庄子内篇训》，注《易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丧服》、《老子要略》数十卷。以杨王孙、皇甫谧深达生死，而终礼矫伪，乃自作终制。年八十六，卒。

齐右仆射、建安县子萧惠休卒。赠金紫光禄大夫。

齐长水校尉领谒者仆射祖冲之卒。年七十二。著《易》《老》《庄》义，释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注《九章》，造《缀述》数十篇。

齐太子詹事蔡约卒。年四十四。赠太常。

魏帝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，于洛南伊阙山，为高祖、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。初建之始，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。

北魏安定靖王元休配飨庙庭。

魏帝改谥齐灵王元简曰“顺”。以齐郡王元祐母常氏母从子贵，诏特拜为齐国太妃。祐位泾州刺史。薨，谥曰“敬”。

北魏平北将军、江阳王元继除征虏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转平北将军、恒州刺史，

北魏祠部尚书、建安王陆琇试守河内郡。

北魏安东将军、梁州刺史李崇征为右卫将军，兼七兵尚书。寻加抚军将军，正尚书。转左卫将军、相州大中正。

北魏河南尹李彦还至汝阴，复敕行徐州事。转平北将军、平州刺史。还，平东将军、徐州刺史。

北魏故东阿敬侯高湖之后高徽起家奉朝请。高徽，字荣显，小字苟儿。聪敏有气干，为任城王元澄所知赏。

北魏荥阳郡丞辛琛为伏波将军、济州辅国府长史。转奉车都尉，

北魏东安侯刁遵除相州魏郡太守。还为太尉谘议参军。年七十，志力不衰。尝经笃疾，几死，见神明救免，言是福门之子，当享长年。遵第三子太尉外兵参军刁整除给事中，领本州中正，寻除尚书左中兵郎中。

北魏通直郎、驸马都尉、东郡公陆昕之以从叔陆暉罪免官。寻以主婿，除通直散骑常侍。未几，迁司徒司马，加辅国将军，出为兖州刺史。寻进号安东将军，治有成绩，仍除青州刺史。在州著宽平之称。转安北将军、相州刺史。

北魏长水校尉韩务假节行肆州事，转左中郎将、宁朔将军、试守常山郡。

北魏中垒将军、司空谘议卢昶、除中书侍郎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、本州大中正。昶请外禄，帝不许。迁散骑常侍，兼尚书。

北魏散骑常侍、东南二道使李宣茂除平阳太守，以罪左迁步兵校尉。

北魏太子庶子崔振除长兼廷尉少卿。振有公断，以明察称。振从父弟崔元珍，释褐司徒行参军，稍迁司徒主簿、赵郡王幹开府属。景明中，荆州长史。久之，为司徒从事中郎，有公平称。后迁中散大夫，加征虏将军。振族子崔纂，字叔则，博学有文才。景明中，太学博士，转员外散骑侍郎、襄威将军。既不为时知，乃著《无谈子论》。后为给事中。

北魏白衣修史李彪在东观，奉朝请袁翻为通直散骑侍郎徐纆所荐，彪引兼著作佐郎，以参史事。

北魏巨平子羊祉还洛阳，为将作都将，加左军将军。

北魏中谒者仆射成轨尝食典御丞，仆射如故。转中给事中、步兵校尉，敕侍东宫。

北魏东安王刘杜生为宁朔将军、步兵校尉。

北魏镇远将军、豫州刺史司马悦等为兄子司马裔理嫡，裔还袭祖琅邪王爵。位至后军将军。卒，赠征虏将军、洛州刺史。子司马藏，袭。

北魏太尉谘议参军、丹杨侯司马惠安卒。子司马祖珍，年十五，举司州秀才。解褐员外散骑侍郎。年十八，先父卒。祖珍弟司马宗庞，父惠安以久病启以爵转授。解褐安定王府骑兵参军、洛州龙骧府司马。善射，未曾自伐。性闲淡，少所交游。识者云其淳至。惠安弟司马直安，历位尚书郎、济北济南二郡太守、员外散骑常侍。

北魏昭武将军、光州刺史崔挺累表乞还。见代，老幼泣涕追随，缣帛赠送，挺悉不纳。散骑常侍赵修得幸魏帝，崔挺虽同州壤，未尝诣门。

北魏太子舍人李延实袭父爵荥阳郡侯，改封清泉县侯。累迁左将军、光州刺史，

北魏扬州谘议参军、安丰太守郑长猷转徐州武昌王府长史，带彭城内史，征拜谏议大夫。转司徒谘议，迁通直散骑常侍。

齐武兴氏、辅国将军、平羌校尉、北秦州刺史杨集始降北魏，还授武兴王爵位，归守武兴。

库莫奚国复款附于北魏，每求入塞，与民交易。魏帝诏曰：“库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，与安营二州边民参居，交易往来，并无疑贰。至二十二年叛逆以来，遂尔远窜。今虽款附，犹在塞表，每请入塞与民交易。若抑而不许，乖其归向之心。听而不虞，或有万一之警。不容依前任其交易，事宜限节，交市之日，州遣上佐监之。”自是已后，岁常朝献。

北魏国子祭酒、侍中刘芳从子刘懋自齐朝奔魏，拜员外郎，迁尚书外兵郎中，加轻车将军。芳甚重之，凡所撰制朝廷轨仪，皆与参量。尚书博议，懋与殿中郎袁翻常为议主。达于从政，台中疑事，咸所访决。受诏参议新令。性沉雅厚重，善与人交，器宇渊旷，风流甚美，时论高之。尚书李平，与之结莫逆之友。迁步兵校尉，领郎中，兼东宫中舍人。转员外常侍、镇远将军，领考功郎中，立考课之科，明黜陟之法，甚有条贯。刘懋，字仲华。祖刘泰之，父刘承伯，仕于宋帝刘彧，并有名位。懋聪敏好学，博综经史，善草隶书，多识奇字。

北魏中散大夫、兼御史中尉甄琛转通直散骑常侍，仍兼中尉。琛表曰：

“王者道同天壤，施齐造化，济时拯物，为民父母。故年谷不登，为民祈祀。乾坤所惠，天子顺之；山川秘利，天子通之。苟益生民，损躬无吝，如或所聚，唯为赈恤。是以《月令》称：山林薮泽，有能取蔬食禽兽者，皆野虞教导之；其迭相侵夺者，罪之无赦。此明导民而弗禁，通有无以相济也。《周礼》虽有川泽之禁，正所以防其残尽，必令取之有时。斯所谓障护虽在公，更所以为民守之耳。且一家之长，惠及子孙；一运之君，泽周天下；皆所以厚其所养，以为国家之富。未有尊居父母，而醯醢是吝；富有万品，而一物是规。今者，天为黔首生盐，国与黔首障护，假获其利，是犹富专口断不及四体也。且天下夫妇岁贡粟帛。四海之有，备奉一人；军国之资，取给百姓。天子亦何患乎贫，而苟禁一池也。

“古之王者，世有其民，或水火以济其用，或巢宇以诲其居，或教农以去其饥，或训衣以除其敝。故周《诗》称“教之诲之，饮之食之”，皆所以抚覆导养，为之求利者也。臣性昧知理，识无远尚，每观上古爱民之迹，时读中叶骤税之书，未尝不叹彼远大，惜此近狭。今伪弊相承，仍崇关鄆之税；大魏恢博，唯受谷帛之输。是使远方闻者，罔不歌德。昔亶父以弃宝得民，硕鼠以受财失众。君王之义，宜其高矣；魏之简税，惠实远矣。语称出内之吝，有司之福；施惠之难，人君之祸。夫以府藏之物，犹以不施而为灾；况府外之利，而可吝之于黔首？且善藏者藏于民，不善藏者藏于府。藏于民者民欣而君富，藏于府者国怨而民贫。国怨则示化有亏，民贫则君无所取。愿弛兹盐禁，使沛然远及，依《周礼》置川衡之法，使之监导而已。”

魏帝诏曰：“民利在斯，深如所陈。付八座议可否以闻。”

北魏司徒、录尚书、彭城王元勰，兼尚书邢峦等奏：“琛之所列，富乎有言，首尾大备，或无可贬。但恐坐谈则理高，行之则事阙，是用迟回，未谓为可。窃惟古之善为治者，莫不昭其胜途，悟其远理，及于救世，升降称时。欲令丰无过溢，俭不致敝，役养消息，备在厥中，节约取足，成其性命。如不尔者，焉用君为？若任其生产，随其啄食，便是刍狗万物，不相有矣。自大道既往，恩惠生焉，下奉上施，卑高理睦。然恩惠既交，思拯之术广，恒恐财不周国，泽不厚民。故多方以达其情，立法以行其志。至乃取货山川，轻在民之贡；立税关市，裨十一之储。收此与彼，非利己也；回彼就此，非为身也。所谓集天地之产，惠天地之民，藉造物之富，赈造物之贫。彻商贾给戎战，赋四民赡军国，取乎用乎，各有义已。禁此渊池，不专大官之御；敛此匹帛，岂为后宫之资？既润不在己，彼我理一，犹积而散之，将焉所吝？且税之本意，事有可求，固以希济生民，非为富赡藏货。不尔者，昔之君子何为然哉？是以后来经图，未之或改。故先朝商校，小大以情，降鉴之流，疑兴复盐禁。然自行以来，典司多怠，出入之间，事不如法，遂令细民怨嗟，商贩轻议。此乃用之者无方，非兴之者有谬。至使朝廷明识，听营其间，今而罢之，惧失前旨。一行一改，法若易棋，参论理要，宜依前式。”诏曰：“司盐之税，乃自古通典，然兴制利民，亦代或不同，苟可以富氓益化，唯理所在。甄琛之表，实所谓助政毗治者也，可从其前计，使公私并宜，川利无拥。尚书严为禁豪强之制也。”

魏帝诏甄琛参八座议事。寻正中尉，常侍如故。

北魏冯翊太守房伯玉子房希哲自齐朝奔入北魏，伯玉大怒曰：“我力屈至此，不能死节，犹望汝在本朝以报国恩。我若从心，亦欲间关求反。汝何为失计？”伯玉后拜长史，兼游击将军，出为冯翊相，卒官。

北魏龙骧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、襄阳公桓晖薨，赠冠军将军。

敦煌侯李茂薨于中山，时年七十一。谥曰“恭侯”。子李静，字绍安，袭。解褐太尉参军事，定州别驾、东平原太守。

北魏安北将军、平州刺史、南平王元纂薨于平城。子元伯和，袭。

北魏长乡县侯元昌复封临淮王，未拜而薨。赠齐州刺史，谥曰“康王”，追封济南。子元彧，字文若，袭。子元彧，字文若，绍封。彧少有才学，时誉甚美。侍中崔光见彧，退而谓人曰：“黑头三公，当此人也。”少与从兄安丰王元延明、秘书郎元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学齐名，时人莫能定其优劣。尚书郎范阳卢道将谓吏部清河崔休曰：“三人才学虽无优劣，然安丰少于造次，熙皁白太多，未若济南风流沉雅。”彧姿制闲裕，吐发流靡，琅邪王诵有名人也，见之未尝不心醉忘疲。拜前军将军、中书侍郎。奏郊庙歌辞，时称其美。除给事黄门侍郎。

元昌弟元孚，字秀和。少有令誉。侍中游肇、辅国将军高聪、侍中崔光等见孚，咸曰：“此子当准的人物，恨吾徒衰暮，不及见耳。”累迁兼尚书右丞。

北魏河东侯薛世遵为秦州刺史，稍迁左将军。薨，年四十二。长子薛忱，字安民。

北魏山阳侯吕兴祖薨。

初，渤海蓆人高抚，晋永嘉中与兄高顾避难奔于高句丽。其孙高潜，魏显祖初入魏，赐爵开阳男，居辽东，诏以沮渠牧犍女赐潜为妻，封武威公主。拜驸马都尉，加宁远将军，卒。子高崇，字积善，少聪敏，以端谨见称。征为中散，稍迁尚书三公郎。家资丰厚，僮仆千余，而崇志尚俭素，车马器服，充事而已。自修洁，与物无竞。初崇舅氏坐事诛，公主痛本生绝胤，遂以崇继牧犍后，改姓沮渠。景明中，启复本姓，袭爵，迁领军长史、伏波将军、洛阳令。为政清断，吏民畏其威风，每有发擿，不避强御，县内肃然。朝廷方有迁授，会病卒，年三十七。赠渔阳太守。永安二年，复赠征虏将军、沧州刺史，谥曰“成”。初，崇谓友人曰：“仲尼四科，德行为首。人能立身约己，不忘典训，斯亦足矣。故吾诸子。”子高谦之，字道让。少事后母李氏以孝闻，李氏亦抚育过于己生，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异。论者两重之。及长，屏绝人事，专意经史，天文、算历、图纬之书，多所该涉，日诵数千言，好文章，留意《老》、《易》。袭爵，释褐奉朝请，加宣威将军，转奉车都尉、廷尉丞。

谦之弟高恭之，字道穆，行字于世。学涉经史，非名流俊士，不与交结。幼孤，事兄如父母。每谓人曰：“人生厉心立行，贵于见知，当使夕脱羊裘，朝佩珠玉者。若时不我知，便须退迹江海，自求其志。”

北魏西中郎将、青州刺史牂牁侯元天琚为征虏将军、夏州刺史。薨，赠本将军、济州刺史。子元延伯袭。薨。

北魏显武将军、荆州刺史、武邑伯贾俊朝洛阳，赏以素帛。景明初卒。赠本将军、光州刺史。子叔休，袭爵。除给事中。卒。子兴，袭爵。兴弟宾，历尚书郎，以清素称。出为黎阳太守，卒官。